

書畫報合聯

少年五十二年時

心影錄



1
0

1112
0425
621

少年五十二時

聯合叢書

H

1052, 2, 18

聯合報叢書

少年十五二十時

著者 屈 萬 里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合報社

總經理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登報字〇〇二九號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
郵政劃撥帳戶一〇〇五五九號
電話：七〇七四一五一一三

印刷者 中興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新臺幣五十五元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二月初版

印翻禁 • 權版有

目錄

中學生活片段的回憶·····	屈萬里	一
東自東·西自西·····	趙麗蓮	九
疲馬戀舊秣·羈禽思故棲·····	梁實秋	一七
古稀人話青少年·····	柳無忌	二九
念博士，不得已也·····	朱立民	四五
從清華學堂到哈佛大學·····	李 濟	五五
二十歲以前的我·····	沈雲龍	六三
在上海那段少年歲月·····	夏志清	七九
韶年事事榮·····	蔣復璁	九三

土法習英文·····	二	殘	一〇七
憶昔紅顏少年時·····	鍾肇政	一一七	
五卅慘案經歷記·····	阮毅成	一三一	
一幕沒有演完的戲·····	迷耀東	一三九	
我青年時代的詩生活·····	史紫忱	一四九	
歌中歷史·····	紀剛	一六三	
黃埔少年·····	鄧文儀	一八三	
流浪者之歌·····	姜成濤	二〇七	
倒影錄·····	居浩然	二二九	
在北大教書的那一年·····	夏志清	二三七	
四時最好是三月·····	徐可燦	二五一	
日子唱著過·····	張天玉	二六一	
長城外面是故鄉·····	子千	二八一	

中學生活片段的回憶

屈萬里

屈萬里，山東魚台人，北平私立鄒文學院肄業，中央研究院院士，著作有「詩經釋義」、「尚書釋義」、「古籍導讀」等。

民國十一年秋天，照中國的歲數計算，我已經十六歲了，才開始進入中學。

那時，五四運動的餘波，還不停地盪漾著；許多人在喊着：「把線裝書丟進茅廁坑裏去！」大約是這年的冬天；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刊出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八卦與代數之定律」。那時我剛學代數，對於代數，固然還不到一知半解的程度；對於易經，更是素昧平生。但，我想，易經是最古老的書，早就該丟進茅廁坑裏了，為什麼會和代數這洋玩藝相提並論？於是反覆地閱讀那篇文章，結果是一竅不通。

放了寒假回家後，我便要求父親教我讀易經。將近一個月的寒假，除掉年前寫春聯辦雜務和年後三天的拜年之外，大約還有二十天內外的時間，居然把這部易經讀得可以斷斷續續地背誦

了。但，它的文句，它的義例，却絕大部分無法了解。回到學校後，買了一部周易折中，課餘之暇，常常拿來閱覽；然而還是莫測其高深。

進入高中後，才讀了王韓注，又漫無選擇地讀了幾部宋明人的說易之作；但總是在迷離惛恍之中。後來無意中發現一部李氏易傳（即李鼎祚的周易集解），看到那些互體、升降、納甲、爻辰、變卦……等義例，幾乎如墜五里霧中。我讀的高中，那時有經學課程。教經學的老師，是山東著名的漢學家（漢宋之漢）李先生雲林（繼璋），他當然懂得漢易。但他平生最反對讀周易和春秋兩部書，他認為容易走入魔道。因而不但不肯告訴我怎樣才能讀通李鼎祚的這部書，而且屢次告誡我不要再花費精神在這部書上。直到民國二十八年，我跟孔達生先生伴讀的時候，才從清經解中，讀到惠棟的易漢學、和張惠言的虞氏易例等書，才讀懂了李氏易傳。

也是由於「把線裝書丟進茅廁坑」的刺激，大約在中學（那時還是四年制的中學）二年級的時候，同班的同學董君和我，發憤要看看線裝書到底有沒有價值，學校的規定，每晚七時到九時是自修時間；九時以後，自修室熄燈，學生們應回到寢室，準備十時就寢。董同學和我商定，在九時到九時半的時間，我們互相監督著讀古書，並約定先從溫孟子開始。我們幼年都讀過私塾，

四書本來都背誦過，這時雖然快忘光了，但溫習起來，究竟是如逢故人。而且，幼時只是「念書歌」，這時已大致了解了文義，於是讀得津津有味。依照我們倆的「約法」。每天規定一定的進度，次晚互相監視着背誦，背不過的，須罰站五分鐘。到了學期將近結束時，校長「查號」，看到我們自修室裏的燭光，發現了我們的秘密，於是婉勸我們停止這額外的自修；我們只得遵命，下學期又故態復萌，半學期後，又被校長捉到一次，才終了我們的「約法」。這時已經快把孟子讀完了。

中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已改制，成為初級中學。以善於辦學著稱的校長孔老師，和最受同學們敬愛的國文老師呂今山（鴻陞）先生，都已辭職他去了。第六學期剛剛開學的時候，在報上看到了濟南私立東魯學校的招生簡章。簡章裏說該校以「發揚東方文化為宗旨」。並且聽說上述的孔老師在該校任教務長，呂老師也在那裏任教。簡章載明，正在招收春季高中預備班，凡是在中學肄業滿五學期的學生，就可以報考，就讀一學期後，成績如果及格，就可以升入高中。當時有四位同學（包括我在內）在原校請了假，到濟南投考東魯學校，幸而都被錄取了。記得那次入學考試相當嚴格；除了筆試之外，還有口試。口試由校長和教務長主持。口試時校長聽說我讀過

易經，便引了「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一句，要我接下去背；我幸而還沒忘掉下文，接著背了一段，於是校長嚴肅的臉上，居然泛出了一絲的笑意；我當時頗有受寵若驚之感。

東魯學校校長夏老師溥齋（繼泉）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理學家。他打算由中學辦到大學，所以這所學校，不叫做東魯中學而叫做東魯學校（後來改爲東魯中學）。初中的課程，和其他的初中相同；高中則專辦文科班。那時教古文和詩的，是前面說過的呂老師。教詩經、書經和禮記的，是前述的李老師。教說文的，是丁老師佛言先生。這些，大半是大學中文系的課程，老師也多是在大學任教的教授，直可說是極一時之盛。除了各種正式的課程之外，每星期規定有兩小時的集體閱書。

集體閱書，規定了兩種讀物。其一，是韓詩外傳，由孔老師指導。另一是明儒學案，由校長夏老師指導。夏老師和包龍圖一樣，笑比黃河清。他威嚴地坐在講台上，同學們都屏氣息聲地埋頭苦讀明儒學案，有疑時也不敢發問。性呀命呀理呀氣呀，那些抽象而不可捉摸的名詞，在腦海裏翻上滾下，同學們都深以爲苦。我乃是冥頑不靈的人，對於這些學理，更感到格格不入。後來，對於宋明理學不感興趣，當時的痛苦經驗，當是原因之一。

那時一般人的服裝，都是中式便服。偶然有一個穿西服的人，大家都側目而視。西式的褲子，也只有軍警穿着。東魯同班的一位綽號老虎的張姓同學，有一天忽然穿了一套西裝來上課，大家耳目一新，他本人更是沾沾自喜。一位李姓同學，作了七言絕句一首詠之，云：

怪他光彩耀講台，老虎今朝換西裝，

好似一條巡警褲，剛剛捲起寸餘長。

平仄雖有不協，詩也類打油釘鉸之作；但可表現那時人們少見多怪的情形。

升高中預備班裏，已有第二外國語，第二外國語是日文。教日文的老師，是日本的馬場春吉先生。我們開始學片假名和簡單的會話，還不覺得困難；後來講到文法，大家就感到有些頭痛了，民國十四年五月卅日，上海發生了五卅慘案，羣情激忿，各校學生都罷課遊行，勸人們不要買賣日本貨。我們就趁著這個機會不再上日文課，並聲言要趕走馬場先生。馬場先生說：「五卅事件，是政治問題，和我毫不相干。我可以辭職離校，但你們趕我走的理由，並不充足。」這些話同學們那能聽得進去！於是馬場先生走了。民國四十六年秋，孔達生先生接受日本某學會的邀請，到東京等處講演時，我也隨行，在一個酒會的場合，遇到了馬場先生。我赧然的告訴他我是

少年十五二十時

八

他的學生，他不但沒提起往事，態度還很親切。那時，我心裏有難以言喻的愧疚之情。

時光如流，回顧前塵，已經五十多年了。往事如夢，却也頗堪回首，今天偷得半日閒，拉雜寫來，聊博讀者一哂。

六十七年三月十五日

東自東・西自西

趙麗蓮

——一個混血兒的遭遇

趙麗蓮，廣東新會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illegible]

提起從前，最令我難忘的，是跟父母在紐約生活的那段歲月。

那些日子，爲了維持家計，媽媽在紐約的唐人街做華人醫生，爸爸是華人律師。有好多次我聽到他們在爲錢爭執。爸爸說：「你不能收老王的錢，他是誰誰誰的姐夫，跟他要錢多不好意思。」媽媽就會回答：「好，這次我不收。但是下次他可得付錢。我不能老是賠藥又賠時間而只換回來一些蝦醬和鹹魚。」

「好罷，」爸爸同意了，「下一次。」「在中國我們可不是這樣。你得考慮『面子』問題。有的人可以收錢，有的人不能收錢。」

「你能靠『面子』過日子嗎？」媽媽會反駁他。

他們倆的爭論好像永遠沒個完。

我父親是一所華人成人主日學校的校長。佈道和唱詩都是用中文。我每個星期天下午都去上學。可惜一個字都聽不懂。但是比起上午跟媽媽去參加的講究的英語禮拜和出色的唱詩班，我倒覺得在華語禮拜堂離天堂還近些。在英語禮拜堂，我只好拿我收集的銅板試向老是坐在樓下我座位下面的一個光頭投擲來取樂。每個星期天，每逢我們站起來唱歌，媽媽總要責備我不小心又把錢幣掉下去。每個星期天我總忘不了要掉銅板，直到我丟中光頭為止。然後我就轉移注意力去搞別的惡作劇。

聖誕節是個大節日。屋裏有棵大聖誕樹，壁爐架上掛著幾隻襪子，總而言之，聖誕節該有的裝飾，都應有盡有。說起來有點不好意思，我一直到了好大還相信聖誕老人真有其事。我們的華人主日學校也有一棵聖誕樹，學校裏每一個人都是我的聖誕老人。有一年聖誕節我竟然收到了二十四個洋娃娃。還有一年我們到新澤西去和布奶奶一起過聖誕節，那是我初次和她隔壁的湯姆士艾迪認識做了朋友。他用線軸給我做了一個小馬車我一直保存到現在。布奶奶並非我的真奶奶，她只不過是位慈祥的老太太，曾經幫助我父親受教育。在布奶奶家過節真算是吃了一頓大菜，有火鷄配蔓越橘果醬；還有南瓜、碎肉、蘋果，以及我不認得名目的各種餡餅。最精彩的，是一盤